

## 黄庭坚词作鉴赏

这首词是作者的一首绝笔词。词中对自己一生经历的风雨坎坷，表达了无限深沉的感慨，对功名富贵予以鄙弃，抒发了纵酒颓放、笑傲人世的旷达之情。词的开头两句就描绘了一组对立的形象：诸将在侃侃而谈，议论立功封侯，而自己却悄然独立，和着笛声，倚楼长歌。对比何等鲜明，大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楚辞·渔父》）的意味。在封建社会中，封侯显贵历来是人生追求的目标，但在作者眼中，这一切都只是梦幻一场，所以他此时只在一边冷眼旁观，沉醉在音乐之中。这一组对比用反差强烈的色调进行描绘，互为反衬，突出了词人耿介孤高的形象。此词借助笛声与歌声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悠长深远的意境中，超然之情蕴含于这不言之中，自有一种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吹笛倚楼”用唐赵嘏《长安秋望》诗中的名句“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正切本词写重九登高远望之意。

“万事尽随风雨去，休休，戏马台南金络头。”一切的是非得失、升沉荣辱，都淹没在时光流逝的波涛中。“休休”，算了吧，还有什么可说呢！即使是象

宋武帝刘裕在彭城戏马台欢宴重阳的盛会，也成为历史的陈迹而一去不复返了。用“戏马台”之典正切重阳宴集之题，而“金络头”，用鲍照《结客少年场行》“骢马金络头，锦带佩吴钩”，既切戏马台之马，又照应开头说封侯的“诸将”。作受受佛老思想的浸润，人生观中有着消极虚无的一面，随着政治上的连遭打击，这种思想时有流露。这里表现的就是这种思想感情，但更为含蓄深婉。

下片遂转而为开朗达观。词人举杯劝酒：“催酒莫迟留，酒味今秋似去秋”（一作“酒似今秋胜去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还是开怀痛饮，莫辜负这大好秋光和杯中酿。以功名之虚无，对美酒之可爱，本于晋人张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之语（见《世说新语·仕诞》）。古人咏重九，常由美酒而兼及黄花，作者沿用此法，却又翻出新意。他运用拟人手法，借花自嘲。词人老兴勃发，插花于头，而花却笑他偌大年纪还要簪花自娱。其造语则是脱胎于苏轼的两句诗：“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吉祥寺赏牡丹》）词人热爱生活的不服老精神跃然纸上，他并不因处境的拂逆和年事的增高而消沉，相反觉得秋光 and 美酒都与去年不殊，表现出开朗豁达的

胸襟。

这首词“以诗为词”的创作方法，从遣词造句到意境格调都体现出诗的特点。这首词不借助景物渲染，而直抒胸臆，风格豪放中有峭健。

## 品 令

茶词

黄庭坚

凤舞团团饼。

恨分破，教孤令。

金渠体静，

只轮慢碾，

玉尘光莹。

汤响松风，

早减了二分酒病。

味浓香永。

醉乡路，成佳境。

· 1056 · 《宋词鉴赏大典》

恰如灯下，

故人万里，

归来对影。

口不能言，

心下快活自省。

## 黄庭坚词作鉴赏

这首《品令》是作者咏茶词的奇作了。

上片写碾茶煮茶。开首写茶之名贵。宋初进贡茶，先制成茶饼，然后以蜡封之，盖上龙凤图案。这种龙凤团茶，皇帝也往往以少许分赐从臣，足见其珍。下二句“分破”即指此。接着描述碾茶，唐宋人品茶，十分讲究，须先将茶饼碾碎成末，方能入水。“金渠”三句无非形容加工之精细，成色之纯净。如此碾成琼粉玉屑，加好水煎之，一时水沸如松涛之声。煎成的茶，清香袭人。不须品饮，先已清神醒酒了。

换头处以“味浓香永”承接前后。正待写茶味之美，作者忽然翻空出奇：“醉乡路，成佳境。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以如饮醇醪、如对故人

· 1057 · 《宋词鉴赏大典》

来比拟，可见其惬意之极。山谷茶诗中每有这种奇想，如《戏答荆州王充道烹茶四首》云：“龙焙东风鱼眼汤，个中即是白云乡”，甚至还有登仙之趣哩。也提到“醉乡”：“三径虽鉏客自稀，醉乡安稳更何之。老翁更把春风碗，灵府清寒要作诗。”怀中之趣，碗中之味，确有可以匹敌的地方。词中用“恰如”二字，明明白白是用以比喻品茶。其妙处只可意会，不能言传。这几句话，原本于苏轼《和钱安道寄惠建

茶 》诗：“我官于南（时苏轼任杭州通判）今几时，  
尝尽溪茶与山茗。胸中似记帮人面，口不能言心自  
省。”但作者稍加点染，添上“灯下”、“万里归来对  
影”等字，意境又深一层，形象也更鲜明。这样，作  
者就将风马牛不相及的两桩事，巧妙地与品茶糅合起  
来，将口不能言之味，变成人人常有之情。

黄庭坚这首词的佳处，就在于把人们当时日常生  
活中心里虽有而言下所无的感受情趣，表达得十分新  
鲜具体，巧妙贴切，耐人品味。“恰如灯下，故人万  
里，归来对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是这首词  
的出奇制胜之妙笔，尤耐人寻味。

· 1058 · 《宋词鉴赏大典》

## 木兰花令

黄庭坚

当涂解印后一日，郡中置酒，呈郭功甫。

凌歊台上青青麦，

姑孰堂前馀翰墨。

暂分一印管江山，

稍为诸公分皂白。

江山依旧云空碧，

昨日主人今日客。

谁分宾主强惺惺，

问取矶头新妇石。

## 黄庭坚词作鉴赏

崇宁元年六月作者赴太平州（治所在今安徽当涂），初九到任，十七日即罢官，一共只做了九天官。这一令人啼笑皆非的戏剧性事件，使他感慨万千，在一次  
· 1059 · 《宋词鉴赏大典》

宴会上写成了这首词。

词从当涂的名胜古迹写起。凌歊台，“在城北黄山之巅，宋孝武大明七年，南游登台，建离宫。”姑孰堂，“在州之清和门外，下临姑溪。”（王象之《舆地纪胜》）开头两句概括了当涂的山川风物。缀以“青青麦”三字，不由逗起人“黍离麦秀”的联想。《史记·宋微子世家》写到殷商旧臣“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遂作《麦秀》之诗，诗云：“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青青麦”在字面上又是用《庄子·外物》所引的逸《诗》：“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高台离宫，而今麦苗青青，透露出世事沧桑的无限感慨。姑孰本是当涂县的古名，姑孰溪流贯其中，姑孰堂凌驾溪上，颇得山水之胜。所谓“馀翰墨”，实即感叹昔人已逝，只留下了佳篇名章。这两句寄寓了山谷宦海浮沉的无尽感慨，无论是称雄一世的帝王，还是风流倜傥的词客，都已成历史的陈迹，只有文章翰墨尚

能和江山共存，垂之久远。

接下来两句写出知太平州。经过迁谪的动荡磨难，忧患馀生的作者已把做官一事看得十分淡漠，所以他把此事只称为“管江山”、“分皂白”。“管江山”实际

· 1060 · 《宋词鉴赏大典》

是“吏隐”的代称，亦即把做官作为隐居的一种手段，不以公务为念，优游江湖，怡情山林，亦官亦隐。苏、黄诗文中常用此说。《东坡志林》卷四《临皋闲题》云：“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而所谓“分皂白”亦即“分是非”之意。再加上一个“暂”字，一个“稍”字，更突出了这种淡然超脱的态度。

下片开头两句概括了九日罢官的戏剧性变化，与上两句适成对照，大有物是人非之慨。“江山”承上而来，山川形胜，碧天浮云，着一“空”字，是因为“昨日主人今日客”，本来要“管江山”、“分皂白”的主人，一下子成了“诸公”的客人了！这一句集中揭示了政治生活的反常和荒谬，它运用当句对，一句之中既构成今昨主客的鲜明对比，语气斩截，强调了变化之突兀，其中有感叹、不平、讥讽、自嘲，内涵颇为丰富。最后两句则展现了作者自我解脱的感情变化。谁要勉强把主客分个一清二白，那就去问江边的“新

妇石”吧！“惺惺”，此处意谓清醒、明白，“新妇石”即望夫山，刘禹锡有诗云：“终日望夫夫不归，化为孤石苦相思。望来已是几千载，只似当时初望时。”显然它是千百年来历史的见证，阅尽了人世沧桑，但

· 1061 · 《宋词鉴赏大典》

见人间的升沉荣辱都只如过眼烟云，本无须有是非彼此之分。“谁分宾主”句，看似作者劝大家无分宾主，尽欢一醉，深乃用“万物之化，终归齐一”的老庄哲学来作自我解脱。

这首词在旷达超然之中发泄了牢骚不平，最后仍归结为物我齐一，表现出作者力图在老庄哲学中寻求解脱的思想倾向。一个“暂”字表现出作者不以进退出处萦怀的超脱。变化的万物本来只是“道”在运行中表现出的一种暂时形式，故宜随形任化，淡然自若，不入于心。但一夜突变，毕竟难堪，所以还是不免有牢骚，最后又用齐物论否定牢骚，达于解脱。全词在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升华为“谁分宾主”的最高境界，表露了作品超脱放达的士人情怀。

· 1062 · 《宋词鉴赏大典》

## 归田乐引

黄庭坚

对景还消瘦。

被箇人、把人调戏，  
我也心儿有。  
忆我又唤我，  
见我嗔我，  
天甚教人怎生受。  
看承幸厮勾，  
又是尊前眉峰皱。  
是人惊怪，  
冤我忒撋就。  
拚了又舍了，  
定是这回休了，  
及至相逢又依旧。

· 1063 · 《宋词鉴赏大典》

## 黄庭坚词作鉴赏

此词将一对情侣在相恋过程中内心充满着的矛盾和苦闷写得饶有情味。那种“怨你又恋你，恨你惜你，毕竟教人怎生是”（《归田乐引》之一）的矛盾，贯串在词的始终，使人深深地感到词中女主人公的可爱与可恼以及男主人公的温存与绝情。

词的上片写男主人公被那个善于调风弄月的“诈妮子”捉弄得魂牵梦萦。“对景还消瘦”三句，是写他形容憔悴、腰围瘦损的原因。“对景”就是“对

影”。这句话起得很突兀，好象才发现自己的清影还是那么消瘦，原来是被那人儿捉弄的结果。“箇人”意即“那人”，是宋、元之间的俗语。“调戏”是“捉弄”、“调侃”的意思。“我也心儿有”，上应“箇人”，言越遭调戏，心里越有她。“忆我又唤我”三句，是进一步描写那个“诈妮子”对他的“调戏”。她的言行常常是出人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忆”是平日的思念，“唤”是叫喊着名字，这是极言其眷恋之切，思慕之诚；可在见着的时候，却又是那样的嗔怪我。这里“天甚教人怎生受”的“甚”，是“真正”的意思，也是宋、元时的俗语。“生受”在这里同“消

· 1064 · 《宋词鉴赏大典》

受”，“怎生受”意即怎么受得了。

下片深入写“诈妮子”和男主人公的爱情纠葛。

“看承幸厮勾”二句，写他们本来是那样的亲昵，忽然又是那样的厌憎“厮勾”和皱眉，几乎是同一时间出现在他们之间。“看承”有“特别看待”的意思，“幸”作“本”或“正”讲，“厮勾”意为“亲昵”。吴昌龄《西游记》剧九：“他想我，须臾害，我因他，厮勾死”，就是“亲昵”的意思。“是人惊怪”二句，是从旁人眼中看“诈妮子”和男主人公之间的微妙关系，是写他们之间的矛盾的发展。“是人”是“人人”

“个个”的意思，犹“是处”“是事”“是物”释作“处处”“事事”“物物”一样。“撺就”有“迁就”“温存”之意，也是词曲中常用的方言。在一般人的眼里，个个都怪他太温存了，太迁就了，而在“诈妮子”看来，却依旧责怪他太薄幸了，太无情了，这就把矛盾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拚了又舍了”三句，写男主人公在内外交迫下，不得不横下心来和她决绝。但相逢一笑，又和好如初。

这首词通过饶有情味的描写，把一个活泼泼的“诈妮子”的形象写得活灵活现。他们的行动上越是荒诞，他们的内心越是纯朴；他们表面上越是矛盾，

· 1065 · 《宋词鉴赏大典》

爱情越是真诚。人们从以俚言俗语尽情刻画的对儿的爱情喜剧中，心有所会，止不住要爆发出欢快的笑声；又从欢快的笑声中，看到有情人将终成眷属。不仅得到感情上的满足，而且得到艺术上的享受。

## 千秋岁

黄庭坚

少游得谪，尝梦中作词云：“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竟以元符庚辰死于藤州光华亭上。崇宁甲申，庭坚窜宜州，道过衡阳。览其遗，始追和其《千秋岁》词。

苑边花外，

记得同朝退。

飞骑轧，鸣珂碎。

齐歌云绕扇，  
赵舞风回带。  
严鼓断，  
杯盘狼藉犹相对。

· 1066 · 《宋词鉴赏大典》

洒泪谁能会？  
醉卧藤阴盖。  
人已去，词空在。  
兔园高宴悄，  
虎观英游改。  
重感慨，  
波涛万顷珠沉海。

## 黄庭坚词作鉴赏

据词的序文，可知这首词作于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当时黄庭坚被贬宜州，经过衡阳，在秦观的好友、衡州知州孔毅甫处，见到了秦观的遗作《千秋岁》词。这首词追和《千秋岁》词，为悼念故人之作。

词的上片写在朝为官时的欢乐。开头两句从退朝以后说起：“飞骑轧，鸣珂碎”，写出了他们退朝以后联骑奔驰的快意情状。“齐歌”两句写他们公余之暇的征歌逐舞，有动听的歌声，有婀娜的舞姿。他写这

些，主要是表现他们在得意时期的深契豪情。在“严

· 1067 · 《宋词鉴赏大典》

鼓断”两句里，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在酒酣耳热之际，会纵谈国家大事，会谈诗论文，如果有他们的老师苏东坡在座的话，气氛会更加活跃，一定是庄谐杂出，议论风起。可惜政治风云的突然变化，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绍圣元年（1094），章执政，元祐党人都被贬官，他和秦惇等人连遭贬谪，不复相见。

词的下片写他对秦观的沉痛悼念。“洒泪谁能会”表明自己的哀苦心情没有人能够领会，其实他的哀苦心情是不难领会的，他是在悼念秦观，实际上也是自悲自悼。秦观已死，坟有宿草，而他仍在奔赴贬所途中，岂能久生！他在追和秦词的次年亦即崇宁四年（1105）九月三十日，果然死在宜州。“醉卧藤阴盖”，用的是秦观《好事近》词中的句子。由秦观的词，想到了秦观的死，他感叹“人已去”而“词空在”，言外之意是对秦观之死，表示痛惜。在“兔园”两句里，更强烈地表露出他的痛惜心情。“高宴”之所以“悄”，“英游”之所以“改”，是因为秦观已不在人间。他赞赏秦观的学识与才华。秦观之死，对他来说，是失去了一位交谊深厚的朋友，秦观死的时候才五十一岁，是无情的政治风波吞没了他的生命。“重感慨，

波涛万顷珠沉海。”秦观的死，使他感慨百端。这是

· 1068 · 《宋词鉴赏大典》

全词的警句，集中地表现出他的沉痛情绪。

这首追和秦观的《千秋岁》词，是非常老成的作

品。感情深沉郁勃，上片的欢乐，与下片的悲愤，形

成强烈的对比，反映出政治局面的重大变化，从中抒

发出悼念故人的深情，同时也表露出自己的身世之感，

切身之痛。“波涛万顷珠沉海”和秦词末句“落红万

点愁如海”相比，不相伯仲，比起孔毅甫和词末句

“仙山杳杳空云海”，却又要劲健、形象得多。

## 瑞 鹤 仙

黄庭坚

环滁皆山也。

望蔚然深秀，

琅琊山也。

山行六七里，

有翼然泉上，

醉翁亭也。

· 1069 · 《宋词鉴赏大典》

翁之乐也。

得之心、寓之酒也。

更野芳佳木，

风高日出，  
景无穷也。  
游也。山肴野蔌，  
酒洌泉香，  
沸筹觥也。  
太守醉也。  
喧哗众宾欢也。  
况宴酣之乐、非丝非竹，  
太守乐其乐也。  
问当时、太守为谁，  
醉翁是也。

## 黄庭坚词作鉴赏

这首词用独木桥体，隐括欧阳修散文名作《醉翁亭记》，同字协韵，唱叹有情，尽得原作之神韵。

· 1070 · 《宋词鉴赏大典》

“环滁皆山也。”起句全用《醉翁亭记》首句原文。滁即滁州（今安徽滁县），欧阳修曾任滁州知州。起笔写出环滁皆山之空间境界，颇有一份在大自然怀抱之中的慰藉感，从而覆盖全篇，定下基调。下一个“也”字，已露唱叹之情。“望蔚然深秀，琅琊山也。”用原作“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之句意。词句更省净，直指环山

中之琅琊。蔚然，草木茂盛的样子。更言深秀，倍加令人神往。“山行六七里，有翼然泉上，醉翁亭也。”三句，以便装句法，移植原作中“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下泉上者，醉翁亭也”等句的句意直点出意境核心之所在，而语句更加省净。“翁之乐也。”此一句拖笔，变上文之描写而为抒情，词情遂愈发摇曳生姿。这句是词人统摄原意而自铸新辞，笔力之巨，显然可见。接下来“得之心、寓之酒也。”二句概括原作中“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原作文眼之句，而山谷却宁舍此不用，可谓独具慧眼。境由心生，故谓之得。酒为外缘，故谓之寓。此句较“醉翁之意不在酒”，更为内向，更为深刻。“更野芳佳木，  
· 1071 · 《宋词鉴赏大典》

风高日出，景无穷也。”此三句，囊括原作“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一节，于朝暮一节仅以日出二字点出，其余略去，而着力写四季。这是因为写四季尤可开拓意境之时间深度，从而与上文环滁皆山

的空间广度相副，境界遂愈感阔大遥深，此类笔法，深得造境之理。只言景无穷，而乐无穷实已寓于其中，这又深得融情之法。词人运思之自由灵活由此可见一斑。

过片，将原文“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躬腰的样子，指老人）、提携（须提携而行者，指小儿），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一节，尽行打并在“游也”这两字短韵的一声唱叹之中，笔墨精炼绝伦。下边着力写太守与众宾客之游乐。“山肴野蔌，酒洌泉香，沸筹觥也。”筹，是用来行酒令、饮酒计数的签子。此三句，移植原作中“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投壶）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的意境、句意泉香酒洌，系

· 1072 · 《宋词鉴赏大典》

泉洌酒香，倒装为的是增强语感之美。山肴泉酒之饮食，及此处略写的非丝非竹之音乐，正是野趣、自然之趣的体现。极写此趣，实透露出作者愤世之情。众人之乐以至于沸，又正是众人与太守同一情趣之证明。“沸”字添得有力，足见词人文思之奇。人心既与自然相合，人际情趣亦复相投，所以“太守醉也。喧哗众宾欢也。”太守遭贬谪别有伤心怀抱，故返归自然